

● 书 评

## 理性精神的自我观照

### ——读胡潇的《思想哲学》

华 瑞 恭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华瑞恭(1949-),男,山东蓬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宗教学、哲学、人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 0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720-02

最近,读到胡潇同志的新著《思想哲学》,这是他在文化现象研究中作了漫长的学术游历之后,于新的视界推出的又一部力作。洋洋 40 万言的专著,凝集着作者的学术理想、追求和责任,但更多的是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呐喊、批判、探索和建树。他的宁神静气,不辞艰辛,在思想王国探幽揽胜,钩深索隐,让我们能在著作的阅读中不时进入一个又一个奇异而欣喜的学术境界。

思想活动是深沉、思辨而绝非形象生动的,作为对思想的思想,难免不在大量的抽象演绎中出现一些艰涩。但作者以其严谨的逻辑与清新的思路,辅之以老练、优美的文字,展开了他对问题的层层探索和娓娓陈述。

首先,作者借用列宁的话给自己的研究一个学术定位:对思想王国作哲学的描述,是要从它自身的内在活动或从它的必然发展去描述它。这种学术意旨表明,作者要向我们揭示的、诉说的,是依据人的思想活动机理,阐明人怎样地思想,以及不得不这样地思想,又缘何不得不如此的思想等属于思想自身内在必然、内在自由的深层问题。为实现这样一种学术进取,作者破决俗论,自出机杼,把思想现象提升到人类认识活动的最高能动形式去观察和思考,认为思想充分地体现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自在”与“自为”的统一。在思想中,主体不仅一定程度地认识着外部的客观现实,而且还在这种认识中贯注着主体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与观念创造,他从现实与可能、经验与超验、实然与应然、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诸方面的统一中,亦即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去把握客体,综合地展示着由主体的自为性、理想性和创造性等因素构成的本质力量。正是依据思想的这种对于客体、对于实践以及对于主体自身的强大反身作用、建构作用和创造作用,作者认为思想所展示出来的认识能动性是范围最广、层次最

高、意蕴最深、作用最大的能动性。因而,“思想是伟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普照世界之光,它是人类最大的光荣”。立足于这样一种视角看问题,思想现象的说明,就成为人类精神现象分析中最为高致、最为内在、最为核心的问题。题旨的厘定,确保了学术意境的幽远,并且也暗示着学案的处理,必然采取极为内在、极为精微的理性反思、意识自照的自我报告方式,去阐释思想律动的诸种机理。

依据作者关于思想的立意,《思想哲学》对思想活动进行了意识的二元分析,别开生面,揭示了思维与想象在心理根据、意识符号、认识向度、主体位势以及时态、反思品格等六个方面的差异,同时,又从观念与意象进而思维与想象活动的内在联系中阐释了两者的生成转合机理,为深入认识思想现象拓开了一片崭新的意识境域,让读者看到一个不同俗见的新鲜世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思想现象,已经远不再是以往那样混沌不清或简单贫乏的了。这种发创,在面世的哲学著作中,尚为首先,是作者在思想王国里的拓荒之举。它为解读人类的精神现象,为说明理性意识与审美意识、实践意识、日常意识的联系与差异,提供了一种具体而细致的学术参照。

顺着思维之犁开出的犁道前行,作者把问题的探究推深一层,进到思想活动的“高阶”领域——思想意识的自我意识。亚里士多德认为,“神圣的思想是对思想的思想”。从本来意义上讲,《思想哲学》也就是要将哲学的反思功能加诸思想自身,对思想进行思想。这种思想的自我意识,之所以被亚翁认作“神圣”,则一是因为它的艰深,其机理属于人类精神的千古之谜;二是它的高致,它是人类灵魂的核心与特质,没有聚精会神的深深沉思,不摒斥世俗的浮躁与杂念,是无法入此幽境的;三是它的凝重,对于思想之何以被思想、怎样被思

想的追问,既是所有精神哲学的常年话题,更是人性觉醒、人成其为人的意识基力,人类从“我是谁”到追问“我怎样思想”,莫不深涉思想意识的自我意识问题;四是它的复杂,思想之思想的说明,广涉神经生理学、心理学、意识论、认识论、语言学、人学、伦理学、美学、文化学等以哲学为基础的诸多学科问题,会通整合极为不易。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前人对于自我意识的论述,大多停留在幼稚阶段,即停留于对人的自然、社会定在的关注,至于人的精神自我怎样被思想,思想意识如何自我意识,则涉及不多,或浅尝辄止,未及深究。作者不厌烦劳,将学术的触角伸向这被西方哲学家芭芭拉称为“超级思维”的领域,究问、思考和阐释思想意识的自我意识问题,由意识之自我意识的思想阶位,说到它的发生动源,说到意识自我之底蕴,再说到意识之自我意识的实现形式,层层推进,次第展开,让人一次次地见到了自我意识的幽深境界。其中,作者把自我意识作为“高阶思想”,作为对日常意识的超升,把自我之底蕴分解为自然存在之自我,社会存在之自我和文化存在之自我,把己内自我划分的无意识自我、意识自我和行为自我等相互联系,彼此对应的三组构成,把自我意识之实现形式规定为在对象化中自我回思,在历时性中自我演替、我者之我与非我者之我的角色置换,“作者”与“读者”的易位,以及最为精到的由知其到知其所知等方面,都是饶有创意,见地新颖,颇得真谛并十分精彩的,让人读来,感受到一股学术的氤氲之气扑面而来,极具理性原创的冲击力。

当思想意识的自我意识得到阐释之后,人们自然要问,那进行自我意识的精神主体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既是深入说明思想认识的主体性无可回避的,又是思想之哲学省思所必须解决的深层机理。作者对那能给予思想活动以理性的反观自照的精神自我,从其发生、发展、精神构成,意识层次的角度切入,将它解析成为客观自我与主观自我、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历史自我与现实自我、理性自我与非理性自我、意识自我与无意识自我等五个层面,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对于思想主体内在自我的视度。由此深入,人们不仅能在一个动态系统中通观自我的演化变迁机制,而且能在己内与己外、逻辑与非逻辑、显结构与隐结构的联系中透视精神自我的衍生转化的升沉起伏,置内在自我的分析于一种高度的有机性之中。这样,我们便能清晰地领略到人的内在自我既主客相涵,又超验、经验相因;既在历时性与共时性方面彼此育化,又以理性与非理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方面相互渗透那样一种复杂而又极富生意的精神景观。作者这种精心的揭示与论列,极大地强化了对思想现象分析的穿透力,推进和丰富了关于思想活动的主体性认识。它有效地改变了以往意识论、认识论、知识论中那种自我虚无主义所造成的简陋性、粗鲁性状态,是对精神人格的一种建设性营构。

读过《思想哲学》后再来谈论思想认识的主体性问题,我们就决不会再徜徉在“荒无人烟”的非人世界,也再不会把活生生的主体看作是一个苍白、贫乏、内中空虚的人形躯壳了!认识论的人性复归,在《思想哲学》中是以主体精神的精微描述和悉心营构为止境的,比之往常人们在谈论此事时仅仅把主体看作一种社会关系的生物,把认识的主体性误解为社会性,而忽略其内在自我的精深解析的学理状况,作者的努力,无疑使问题的解决大进了一步,益显其彻底、翔实与治学功力。而且,类似于“先验自我”,诸种“无意识”一类问题的说明,更具有源于前人又超于前人,借重经验又不止于经验的创造精神,展示出一种学术思维的巨大张力。

《思想哲学》虽然注重内在自我的分析,但它没有忽略主、客关系的说明。只是它在说明这种关系时,坚决地摒弃了以往那种“反映论”的自然主义、机械主义和非科学倾向,而注重从人的实践性、主体性方面去说明问题,去看待属人的世界。作者分别从主体的感知、观察、思考和阐释方面,分析了主体因其自我选择、自我设定和自我创造而对客体及其认知活动形成的建构性作用。这使思想的主体性、内在自我的能动性,在对象世界中获得确证与展示,思想认识的辩证机理也不再止于主观世界,而在主、客体的统一中得到了生动的说明。因而,主观辩证法也就落定到了现实的世界,落定到了实践这一认识的有机联系中。实践唯物主义和主客体相联系的辩证法,在这里实现了有机的统一,也获得了生动的发挥。这无疑是对认识论研究的一种升华。

通观全书,作者把思想现象作为一个学术专题集中加以哲学的研究,在学界确是首创,具有补白的意义。作者在进行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时,注重大胆地回应现实,严谨地追问疑难,深入地思考问题,广泛地采借他识,科学地阐释己见,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和科学精神。这是《思想哲学》之所以不同于书市上那些仅有学术名号而无真知灼见的粗制滥造之作,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独特建树、独特风格,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的基本根据。其中,尽管有不少问题尚需随着科学的进步作更深入的探讨,但《思想哲学》作为一个哲人用他多年的艰辛探索与认真思考酿制出来的心灵产品,应是奉献给学界学人的一份上佳礼物。读了之后,我深感学问不易,而要在红尘滚滚的当今之世,坚持学术的责任,坚持一个学者的使命则更不易。我衷心地企盼读者阅读此书不仅能得到有关思想哲学诸多具体论述的启悟,更能感受到珍爱和建设我们学界的精神家园之神圣责任。回应作者的呼吁吧,让我们的学术活动更多地是为了社会、为了人类、为了灵魂的福祉。

(责任编辑 严真)